



海
全明
集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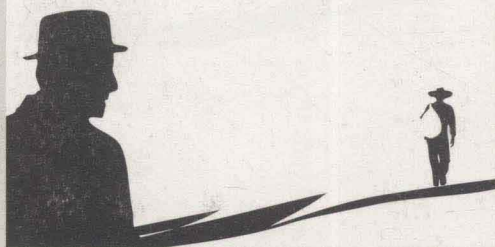
有钱人和没钱人

[美] 海明威 著
胡耀梅 译

To Have and Have Not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有钱人和没钱人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
胡耀梅 译

To Have and Have Not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钱人和没钱人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
著;胡耀梅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2.6

(海明威全集)

ISBN 978-7-80765-588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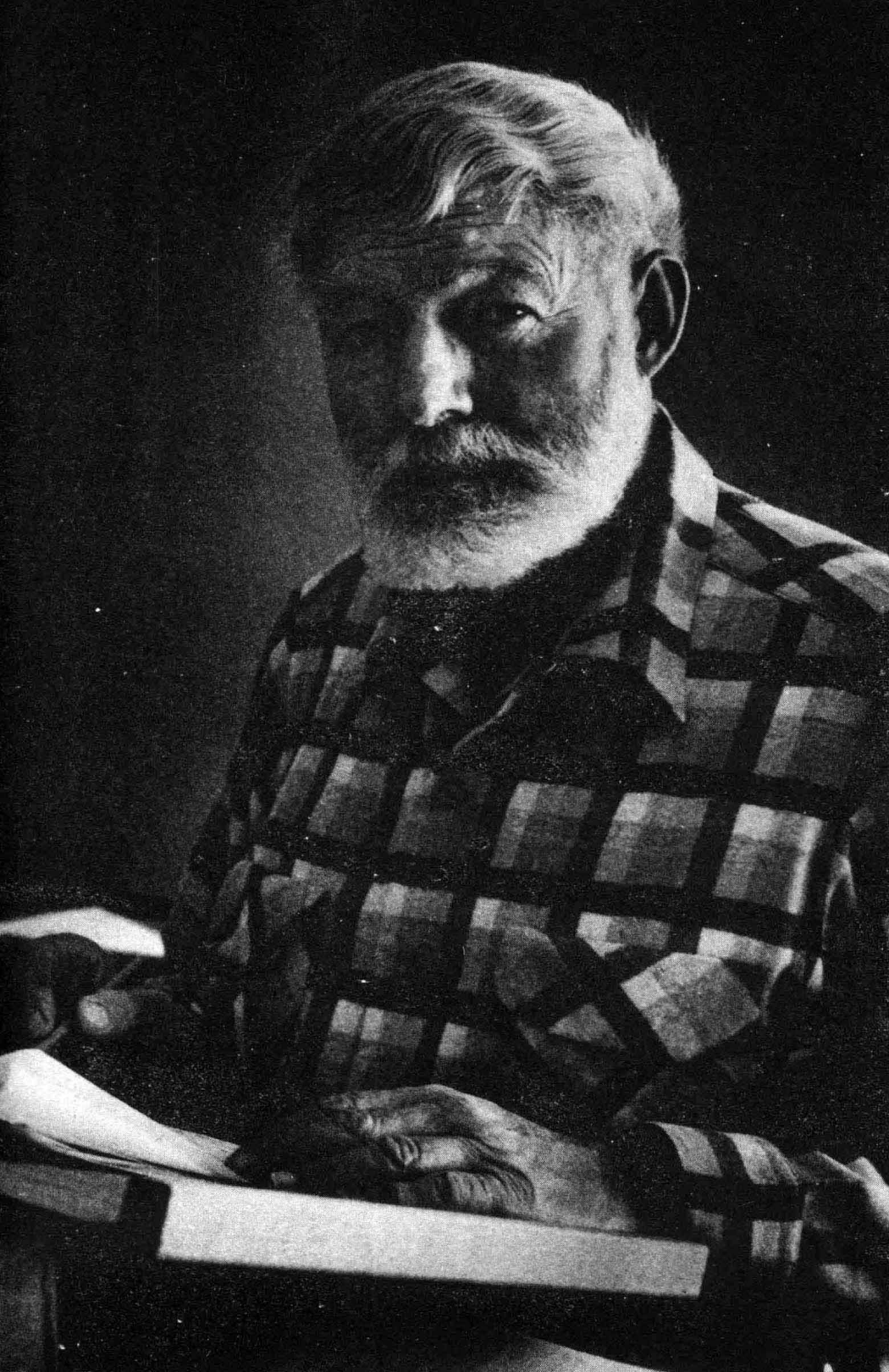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有… II. ①海…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2161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.25
字 数	176 000
版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说明

鉴于最近有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有对号入座倾向，在此有一个恰当的温馨提醒：本书中的人物并非真人，无论是人物或者姓名，都是虚构。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第一部 | 哈里·摩根（春）

第一章

如果你知道哈瓦那一大清早的情景，那么你将会看到这样的画面：那些靠在建筑物一堵堵墙边的流浪汉们仍然在睡梦中，酒吧的送冰车没有来扰他们的清梦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想去喝咖啡，就要从码头穿过到“旧金山明珠”小餐馆去的广场。这时，一个要饭的在广场上，百无聊赖地就着那个喷泉喝水。即便时间是这么早，小餐馆里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我们了。我们走进去，坐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他们中的一个人走了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“这事我干不了。”我告诉他，“我倒是想帮忙，可是我昨晚跟你说过，我不能这么干。”

“你再开个价吧。”
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真不能干，就是这样。”

三个中的另外两个也走了过来。他们站在那儿，要不是沉着个脸，看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说实话，我是愿意帮助他们的。

“一千块。”那位讲一口漂亮英语的人说。

“你这样让我很为难。”我跟他说，“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，我真不能干。”

“在这之后，万一情况发生变化，对你来说可是大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们，可是我不能干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我就靠那艘船吃饭，要是丢了那艘船的话，我就别想活了。”

“这么一笔钱，足够你再买一艘的。”

“你在监狱里可买不到船。”

他们肯定以为，只要那个人一直继续说下去，我会同意的。

“你将拿到三千块，这意味着你今后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知道，情况不会一直那么糟糕的。”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，“我不会管谁会是这儿的总统。总之，会说话的、活的货物我是不会带到美国去的。”

“你是说我们会说出去？！”他们中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人有些愤怒了。

“我说的是任何会说话的东西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是 *lenguas largas*^①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知道 *lengua larga* 是什么吗？”

“当然，就是嘴不严的人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怎么招呼他们的吗？”

“别冲我嚷嚷！”我说，“是你们求我。我又没向你们保证过什么。”

“闭嘴，潘乔！”之前那个说话的人对发火的人说。

“他说咱们嘴巴不严。”潘乔说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，“我说过，我不会带任何会说话的活的货物。装在麻袋里的烈酒不会说话，细脖子的大酒瓶不会说话，很多东西都不会说话，但人会。”^②

“你说，中国人会说话吗？”潘乔说，带着恶狠狠的神情。

“他们当然会说，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。”我对着他说。

“这么说你真的不愿意干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不能。”

“慢着，你不会说出去吧？”潘乔说。

看来他是误会我了，所以才会生气，估计他还很失望。不过，

① *lenguas largas*：西班牙语，嘴巴不严的人。

②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时期从1920年开始。美国的冒险者们除了在国内酿造烈酒外，还从国外走私进口烈酒。用麻袋装运烈酒其实是走私者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。

我已经不想搭理他了。

“你不是个lengua larga，对吧？”他又问，恶狠狠的表情依然没变。

“我想我不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威胁我？”

“听着，”我跟他说，“一大清早的，火气不要这么大。我敢肯定，你割断过许多人的脖子。可你总得让我喝口咖啡吧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能确定我割断过别人的脖子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说，“再说，我一点儿也不在乎。你跟人打交道就不能友善点儿吗？”

“我现在火气正大，”他说，“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你。”

“嘿，”我跟他说，“别这么冲动。”

“别这样，潘乔。”第一个说话的人说，然后转向我：“我非常遗憾。我以为你会让我们坐你的船。”

“我也感到很遗憾，可是我真的不能。”

我看着他们三个人向门口走过去。他们都是衣着讲究、相貌俊朗的年轻人，没有戴帽子，从外表看上去好像都很有钱。无论什么情况，他们总谈到钱，而且他们说的是富有的古巴人说的英语。

他们中的两个人看起来像兄弟俩；潘乔，就是另一个，长得比他们都高一些，可看起来同样像个孩子。你可以想象，修长的个头，衣着讲究，闪着光泽的漂亮头发。我想，他也许并不像他说的话那样让人讨厌。但我仍然认为，他很神经质。

就在他们向右拐出门口时，我看到一辆小客车穿过广场向他们冲过来。首先是一块玻璃没有了，接着是那颗子弹飞向了右边墙上。墙边有个陈列柜，里面摆着一排酒，都被打碎了。我听到周围都是枪声，不停地响着，砰、砰、砰！那一瓶瓶酒被打得满地碎片。

我躲到左边的酒吧柜后面，从旁边望出去，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那辆小客车停了下来，车旁蹲着两个家伙。其中一个黑人，擎着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；另外一个穿着看起来像是驾驶员穿的白风衣，手里端着一支自动猎枪，不过枪管是被锯短了的。

一个小伙子脸朝下趴在人行道上，旁边就是那块被打烂了的大橱窗玻璃，再过去是一辆热带牌啤酒运冰大车停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间前，另外两个人就躲在那后面。那儿还停着两辆马车，一匹拉车的马还套着挽具就倒下了，四蹄乱蹬；另一匹则拼命地把它的脑袋挣开去。

其中一个拿枪的小伙子从大车的后角开枪，子弹呼啸着穿过人行道飞出去。那个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黑人，几乎把他的脸贴到地面上，从下面向大车背后砰砰地连续开火。果然，人行道旁有个人倒了下来，脑袋搁在人行道的镶边石上面。他在那儿双手捧着脑袋翻滚。那个黑人正在换新弹盘，驾驶员继续用猎枪朝那个受伤的小伙子开枪，可他的技术太差，白费子弹。那些大号铅弹的痕迹遍布人行道，像银色的水珠。

另一个人急忙跑过来，扯着那个被打中的人的两条腿，把他拖到大车后面去。我看见那个黑人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路面，又连续发出射击。然后我看到潘乔用那匹仍然站着的马作掩护，从大车的后角走出来。他脸色惨白，双手握枪，稳定枪身，用他那把卢格尔牌手枪^①结果了那个驾驶员。他又开了两枪，可惜子弹只是擦着那个黑人的脑袋呼啸而过。他又再接再厉开一枪，见鬼，打低了。

不过，他打中了那辆小客车的一个轮胎，我看到街上扬起一片灰尘，那是因为轮胎跑气。十英尺外，那个黑人打中了潘乔的肚子。那一定是他的最后一发子弹，因为射击后他便扔掉了那把枪。潘乔砰地坐下，身子向前扑去。他试图站起来，但是他的头却抬不起来，他手里仍然攥着那把卢格尔牌手枪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个黑人拿起靠在驾驶员身旁的猎枪，扳动扳机，把潘乔的半边脑袋打掉了。好样的，黑兄弟。

我看到旁边有一瓶开了瓶塞的酒，就拿起酒瓶，很快灌了一口，你别企图问我那是什么酒。刚才发生的一切让我觉得难受极了。我赶紧穿过后面的厨房，顺着酒吧柜台后面溜了出去。我沿着广场的外围走，一遍又一遍，甚至躲过了正在朝那家餐馆聚集过来的人群的目光，然后穿过码头大门，登上了船。

① 卢格尔牌手枪：德国工程师卢格尔（George Luger）于19世纪制造的一种手枪。

有个人在船上等着，就是那个租船的人。我告诉了他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“埃迪呢？”那个叫约翰逊的人问我，就是他想租我们的船。

“枪战开始后，他就不见踪影了。”

“他是不是中枪了？”

“该死的，没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射进那家馆子的子弹只打中了那个倒霉的陈列柜。就在那辆汽车从他们身后开过来的时候，而且是他们在橱窗前面打死第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事儿就发生了。他们的角度是这样子的——”

“看来你对事情的经过是一清二楚啊！”他说。

“那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呀。”我跟他说。

接着，我抬起头来，看到埃迪沿着码头边走过来，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高、更邋遢。他走路的时候，关节扭动的方向看起来很不对劲儿。

“他来了。”

埃迪现在的脸色非常难看，一般来说，他在大清早时，脸色肯定不是会太好，可是现在他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糟。

“你刚才去哪儿了？”我问他。

“蹲在地板那儿。”

“那件事儿你看到了吗？”约翰逊问他。

“别说了，约翰逊先生，”埃迪对他说，“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恶心。”

“来喝一杯吧，兴许会好点儿。”约翰逊跟他说。接着他转向我，“咱们今天出海吗？”

“你定吧。”

“今天的天气如何？”

“跟昨天差不了多少，可能好一些。”

“那咱们出海吧。”

“好，等鱼饵一来，就出发。”

我们把这家伙送出海已经有三个星期了，他在湾流^①里钓鱼；在我们算总账之前，他只付过一百块，那还是付给领事和结关用的，还买了一点儿粮食和汽油；除去提到的，他一个子儿都没让我看见。他一天付给我三十五块租金，我要提供一切钓具。他住在一家旅馆里，天天早晨出海。这笔买卖是埃迪给介绍的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让我雇他做下手，我每天还得给他四块钱。

“我必须给船加汽油。”我跟约翰逊说。

“那就加啊。”

“我需要一些钱来加油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一加仑要二十八分，最少要加四十加仑，一共要十一块

① 湾流：指墨西哥湾暖流，向东穿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。暖流的温度比两旁的海水平均高10至20摄氏度，暖流所达之处最宽达50英里，呈深蓝色，景色雄伟，很多鱼类在此群集。

两毛。”

他甩出十五块。

“其余的钱你要不要来点儿啤酒和冰块？”我问他。

“那样最好了，”他说，“算算我该给你多少钱。”

我总是在想，让他拖了近三个星期的账，时间是挺久的了，可是如果他付得起钱的话，也无所谓。他本来应该每个星期付一次钱，但我却让顾客赊一个月的账才收钱，这是我的过失。我一开始还挺喜欢赊账的。不过到了最后几天，我有点儿不踏实了，可我不敢说什么，因为怕会惹怒他。话说回来，他如果付得起钱的话，他租船的时间越长，不是越好嘛。

“来一瓶？”他打开冰箱拿出啤酒。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

与此同时，那个去买鱼饵的黑人回来了，我叫埃迪去解缆绳。

等那个黑人拎着鱼饵一上船，我们就开船，向海港外出发。那个黑人把两条马鲛鱼装上鱼钩，把钓钩刺过鱼嘴，再把它从鱼鳃里拉出来，又穿过一个侧面，再从另一个侧面把钓钩拉出来，最后把鱼嘴扣住系在接钩绳上，这样就把钓钩系得牢牢的，不会滑落。钓鱼的时候鱼饵就不会随着钓索旋转，而是平稳地移动。

这家伙是个真正的黑人，敏捷而阴郁，一串伏都教^①的蓝念

① 伏都教 (voodoo)：一种起源于西非的会行施巫术的原始宗教，大多是黑人信奉的，他们崇拜蛇。这种宗教现在还在海地、加勒比海和美国的黑人中间流行。

珠环在他衬衣领下面的脖子上，头上是一顶旧草帽。除了睡觉和读报，他在船上没有喜欢干的事情。可是他却装得一手好鱼饵，手脚麻利得很。

“你不会这样装鱼饵啊，船长？”约翰逊问我。

“会，先生。”

“那你干吗还带个拖油瓶黑人在这里干活儿呢？”

“大鱼纷纷聚集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的身手比我敏捷。”

“埃迪不能干这活儿吗？”

“不能，先生。”

“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付这笔钱。”他每天要付给那个黑人一块钱，可是黑人兄弟却每夜去跳伦巴舞。我看他现在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。

“没他不行的。”我说。

话音刚落，我们已经超过了那些停在卡巴尼亚斯^①前装有活鱼舱的帆船和运鱼汽车，接着又超过了停在莫罗古堡^②前石滩旁的小鱼船，那是专捕高鳍笛鲷鱼的。我的船劈波斩浪，看到前面的海湾拉出一条黑乎乎的线。这会儿埃迪放出了两个诱饵引鱼围

① 卡巴尼亚斯 (Cabañas)：哈瓦那西南部的海港，位于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内。

② 莫罗古堡 (Morro Castle)：建于16世纪、位于哈瓦那湾入口处的古堡。

拢；我们的黑人朋友已经马不停蹄地在另外三根鱼竿上装了鱼饵。

湾流几乎逼近近岸水域，当我们向其边缘开去时，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几乎变成了紫色，旋转着一个个均匀的旋涡。这时柔和的东风徐徐吹来，我们把鱼儿们惊得飞出了海面。那些鱼黑色的胸鳍大开着，似乎在空中展翅滑翔，看上去有股林德伯格^①飞越大西洋那张旧相片的意思。

大鱼越出海面——这是最好的兆头。你尽管放眼看去，那种颜色暗淡的黄色果囊马尾藻一小片、一小片暗暗涌动着，这表明我们已经深入主湾流内；前面有一群海鸟在狠狠地抓一群小金枪鱼。目光所及之处，那些鱼还在蹦；可惜都是些小鱼罢了，每条也就重两三磅。

“只要你想，你什么时候放出钓竿都行。”我告诉约翰逊。

他把安全带和螺旋轮的控制带都系上，那根有哈代钓索螺旋轮和六百码三十六号钓索的大钓竿会被甩出去。我回头望去，看见他的鱼饵还好端端的，随着微微起伏的海水上上下下，两个诱饵时不时露出水面。我们的船行驶得恰到好处，我把船一直开在湾流里。

“看到座位上的袋子了吗？把鱼竿柄插在那里面，保持不动。”我跟他说，“那样做，鱼竿就不会太沉。螺旋轮的制动器要

① 林德伯格（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，1902—1974）：美国飞行员，1927年个人飞越大西洋，途中不着陆。